

北海先生印象

■ 梁荣贤

2006至2009年,我在广州客村居住。每天上下班途经广东教育学院(现广东第二师范学院)时,经常看见一个60来岁身材魁梧、扎头发、蓄胡子、皮肤黝黑的老者在摆地摊。老者身旁停着一辆旧自行车,自行车上挂着一块硬纸皮,上面手写“作者签名售书”六个大字。地上铺一张油皮纸,零零散散放着10几本书,还摆着几张已过塑的报纸,上面有和老者相关的新闻报道,由于日晒雨淋报纸已经泛黄了。

路上人来人往,时常有人停下脚步,或静看或交谈或买书,若遇到聊得来的老者便与对方谈笑风生起来。这位老者就是北海,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落寞同时不失乐观的。当时我并不了解北海先生,虽然经常在街边遇见他,但从未停下脚步和他交流。后来,朋友邹靖说要介绍一个朋友给我认识,没想到那个人就是北海先生。然而,那段时间北海先生不知去了何处,邹靖便没能当面介绍我和北海先生认识。

直到2009年年底,我再次在街头遇见了北海先生。我和他交谈起来,还和他提起了邹靖,他说邹靖和他是很投缘的好朋友。那天我买了北海先生出版的《北海游记选》,他提笔在书里给我签名,还给我一张名片,邀请我改天去他家里作客。看了他的名片,原来北海先生的住处和我相隔仅几百米,我住客村,他住桂田,两个村子被广州大道南分割开来。遗憾的是我不但没去北海先生家作客,甚至连他的书都未曾用心阅读。

时光消逝,后来我又搬了几次家,北海先生的《北海游记选》居然没弄丢。前段时间从书架上拿出这本书,打开扉页就看到北海先生遒劲有力的钢笔字。我突然想:北海先生还

在广州吗?他是哪里人?他原名就是北海吗?一连串疑问让我对北海先生起了好奇心,然而网上关于他的个人信息不多。通过他名片上的手机号码,我搜索到他的新浪微博,从2009年到2013年合计200篇博文。

从博文大致可以了解到北海的个人情况,北海,原名张继先,1943年出生,云南大理人,白族,自幼喜欢文学并自学书画。中学毕业后到县文化队从事舞台美术工作,后来一位老师被他的才气打动,便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认识并结婚。北海性格孤傲,终日沉迷于诗歌书画,不求名利。

本来对北海寄予厚望的岳母态度急转,要求女儿和他离婚。当时北海的妻子已怀胎8个月,被逼之下喝了农药,虽及时送医抢救,但几天后因分娩血气过虚而离世。妻子离世次年,北海同一农村妇女结婚,因找不到共同话题,夫妻关系名存实亡。

1994年开始,51岁的北海走上了孤游的道路,一个背包一辆自行车纵横20多个省市,580多个县市,走访了300多位历史文化名人的故里和400余处历史文化遗迹、古迹。途中,北海写出游记10余部、古诗诗集3部。游历了王羲之故里临沂,颜真卿故里费县,蒲松龄故里淄博,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居住了十余年的青州,苏东坡曾任知府的诸城……每到一处,北海先查看当地的地方志,了解名人生平和在当地留下的足迹,然后按图索骥前去造访。

在广东连州,陪伴他多年的两个行李包被盗,行李包里是他视如生命的手稿,包括12本游记手稿,300多首古诗。为了继续筹集旅行费用,2003年他来到广州,在繁华的街头摆摊卖诗。由于无力出版作品,他卖的诗都是即兴之作,一首诗卖几元钱到

几十元不等。一直到2013年,北海在广州生活了整整10年。2013年10月26日,北海告别广州,回到故乡大理,当年北海70岁,已是古稀之年。

北海在故乡的小巷里重操旧业,不仅卖诗,还卖菜。北海除了写游记,还写过民歌体诗,写过徐志摩体,还有大量古诗。《诗歌是我精神的鸦片》最能代表北海的心声:它使我一生贫穷但不甘沦落,它拯救了我的灵魂和没落的人格,我像一个清教徒,又像一布道者,破破烂烂的诗囊里斟满海水,阳光、草地、雪峰……我的骨髓里生长着许多坚强的细菌,它们使我对抗一生的懦弱。

陆续看完《北海游记选》,才发现北海先生是个真正有学问、有经历、有精气神的作家。他走遍天南地北,不是为了游山玩水,而是为了探寻历史典故、体会风土人情,同时做了很多历史考据工作。比如写于1997年的《夏滢村游记》,北海考证了黄庭坚的卒年和地点,居然和史料记载大相径庭。

史料所载,黄庭坚(1045.8.9-1105.5.24),字鲁直,号山谷道人,晚号涪翁,洪州分宁(今江西修水县)人,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,被誉为江西诗派开山之祖。按北海先生的考证,黄庭坚并非61岁卒于广西宜州,而是迁居到广东连州夏滢村,76岁才寿终正寝。北海结合祠堂、碑文、族谱、典故等进行考证,有理有据,这一发现可谓石破天惊。

曾经,北海先生与我近在咫尺长达数年,我却没珍惜这份难得的缘分。现在,想见先生一面却要千里之外的云南了。不知北海先生如今身体是否依旧康健?期待将来的某天,能在大理的街头巷尾遇到北海先生,与他聊聊别后16年来各自的境遇。

冬至拾趣

■ 李志惠

今年的冬至是农历十一月初二。这天风和日丽,应了好朋友梅梅的邀请,上她家“吃冬”。

一个“吃”字足以看出我们对冬至的喜爱。把温柔的阳光揣进口袋里,捂紧,在接下来的日子每天都掰下一小块,放进嘴巴里慢慢咀嚼,日子就会一天比一天暖和。养了一年的大阉鸡,此时用来招待忙碌了一年的亲朋好友,是最恰当不过了。一道皮脆肉嫩的白切鸡不仅犒劳了人们的胃,也抚平了游子心中的那份乡愁。地里嫩得能掐出水的田艾,摘回来清洗干净,捣烂,加红糖煮熟,加进新磨的糯米粉里揉成团,然后分成一个个小剂子,包入用椰子丝、花生、芝麻、瓜仁、白糖精心炒制的馅,做成一个个养胃更养心的“田艾糍”生胚,用生菜或者菠萝叶裹着放进蒸笼里蒸熟。客人来了端上一盘,咬上一口,满口的香甜。这是要把冬至的这份甜蜜一口口吃进肚里,积蓄成新的能量迎接新的起点。

在我们这里有“冬至大过年”的说法,劏鸡做乾就是对节日最隆重的礼仪。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都吃进肚子里,是最朴素最真挚的表达。

梅梅的老家在官桥镇平田村,刚新建了一栋两层小楼,面前有一个小花园,旁边还建了厨房和鸡舍,宽敞明亮,收拾得干干净净,柴火也码得整整齐齐的。房子就在公路边,交通十分便利,前面是一片大大的虾塘,后面是一座郁郁葱葱的山,真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。梅梅一家人热情好客,见到我们来了,连忙端出刚蒸好的田艾糍,泡好茶,张罗各种水果和点心招待我们。小院子里支起了一个大灶,梅梅和她的家人正在那里忙着准备丰盛的冬至饭。白切鸡已经切好装碟,扣肉在锅里炖着,大虾在开水里灼着……空气中都是饭菜的香味,我搭不上手,就到处溜达。看小猫在鸡舍的石棉瓦上悠闲地晒太阳,老丝瓜慵懒地在矮墙上打着哈欠,等待时间把它蜕变成丝瓜布,那可是洗碗擦锅的好东西。

开始吃冬至饭了,各种色香味俱全的菜肴,一个接一个被端到桌上。其中梅梅家婆腌的酸菜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,配上一碗清水白粥,个个吃得肚子圆滚滚的,大呼“太饱了”,我也是连着吃了两碗白粥,差点都站不起来了。这顿饭吃得真是心满意足。

吃完饭,朋友又给我们安排了摘木瓜,摘金桔,摘菜的活动。美其名曰:消消食。好友的菜园里种了金桔、释迦、芒果、木瓜,还有一棵我非常喜欢,长得非常漂亮的梭子树。挂满枝头的水果和绿油油的青菜,别说摘,就是在这里悠悠游哉地溜几圈,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。在这山清水秀,怡然自得的环境里,晒着暖阳,吹着凉风,纵情撒欢,这也是奔赴冬至之约的最美风景线。

回来的路上有幸坐上朋友亲戚家的全景小车。风呼呼地从车窗窜进来,一股脑地扑在我的身上,坐在宽敞的二排,我仰着头,恣睢地享受着这自然风,没有了晕车的烦恼,沿途的风景都分外迷人了。

灯光下的童话

■ 蓝青

这个学期,小儿升入了三年级。语文老师规定,每晚完成作业后必须阅读一篇童话故事,并且阅读完后还需撰写读书笔记。这样一来,书架上原本为大儿购买的《安徒生童话》《格林童话》和《一千零一夜》终于又发挥了作用。

一转眼两个多月过去了,有一天晚上小儿放学回来,耷拉着脑袋,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似的。他走到我的身边,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似的:“爸,老师让我们写第四单元的作文,这次的作文是编一个童话故事……可童话故事我从来都没写过,这可怎么写?”

看着不知所措的小儿,我拉着他到书桌前坐下,随手翻开了第四单元的作文内容。这个单元的作文内容一共分三组:西红柿、茄子、夏天和菜园是一组;松鼠、孔雀、星期天和森林是另一组;还有铅笔、橡皮、深夜和文具盒。我指着这几组内容问他:“这三组内容,你平时见得最多的是哪一组?”他托着下巴想了一下,非常肯定地答道:“当然是文具盒这一组啊!我天天都背着它们上学呢!”我笑了,顺着他的话往下说:“那你想想看,直尺弟弟、圆珠笔哥哥、铅笔妹妹还有橡皮擦姐姐它们整天都待在文具盒里,它们会不会也像咱们人类一样,偶尔闹出些有趣的事儿来?”

于是,想象的翅膀就这样张开

了。在这个深夜里,文具盒王国里围绕“谁的本领大”这个话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。直尺弟弟第一个站出来,幼小的他把小身板挺得笔直:“我的本领最大!没有我,线条永远都是歪歪斜斜的,就连数学题连线也会连错!”铅笔妹妹不服气地摇摇头,她优雅地转了一圈,毫不示弱地说道:“当然是我的本领最大啦!没有我,直尺的本领再大,也画不出直线。而且仅有直线多么无趣啊!一幅图画,需要各种线条搭配才好看!”圆珠笔哥哥也不甘落后:“我的本领最大,少了我,谁能写出那些精彩的故事?”橡皮擦姐姐拖着疲惫的身子,慢吞吞地走过来道:“你们这几个小家伙现在长本事了,现在都夸起自己的本领大了!也不想,哪次闯了祸,不是我给你们擦屁股?就你们这点能耐,也敢说自己的本领大!”吵着闹着,动静越来越大。这下可好,铅笔妹妹慌得不行,漂亮的图画再也画不出来了。直尺弟弟在旁边干着急,想帮忙画线,可没了铅笔妹妹搭把手,他自己也使不上劲儿!橡皮擦姐姐就更闲了,没有错字可擦,没有错画可改,只能在一旁发呆。

卷笔刀妈妈一直在旁边静静地看着,对于大家的争吵,既不劝阻也不发表意见。直到铅笔妹妹不小心摔倒在地,笔尖“啪”地一声断成两截,她才不

慌不忙地走了出来。她轻轻抱起铅笔妹妹,将她揽入怀中,一圈,又一圈,耐心地转动着。直到重新露出新的、尖尖的芯,她放下铅笔妹妹,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个孩子,声音温和却充满了力量:“孩子们,你们每一个都很重要。我们这个家,少了谁都不完整!希望大家以后要懂得互帮互助,齐心协力,唯有如此,我们各自的本领才能发挥出来!”听了卷笔刀妈妈的话,大家都惭愧地低下了头。

重新站直的铅笔妹妹,收起了骄傲的姿态;直尺弟弟也挺了挺身子,不再骄傲自满。铅笔妹妹倚着直尺弟弟笔直的脊背,一笔一画,留下的线条又黑又直。橡皮擦姐姐悄悄跟在一旁,看到有画歪的、出格的,就默默地、仔细地擦去,留下干干净净的纸面。

闹哄哄的文具盒,终于恢复了平静。小儿合上盖子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脸上露出了浅浅的笑。他把文具盒端端正正地放在书包旁边,自己爬上床,没过多久,呼吸就变得均匀悠长。我替他掖了掖被角,心想,夜色可真美好。但就在这样美好的夜里,或许有无数的世界正在苏醒。那一个个充满灵性的小精灵,它们在各自的舞台上,演绎着关于友谊、合作与成长的故事,为无数纯真的心灵带来欢乐!



露天矿夕阳沙沟